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 主办

西學研究

第二輯



STUDIES ON HELLENIC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西學研究

丁石遜

2006 年第 1 輯/總第 2 輯

主編 彭小瑜 張緒山



商務印書館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研究. 总第2辑/彭小瑜, 张绪山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918-0

I. 西... II. ①彭... ②张... III. 西方国家—研究—丛刊
IV. 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146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 学 研 究

总第2辑

主编 彭小瑜 张绪山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艺 苑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918-0/C · 140

2006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0 插页 1

定价: 53.00 元

《西学研究》第2辑目录

希腊学

- | | | |
|------|--|-----|
| 杨广胜 | 希腊语演化史述略 | 1 |
| 王以欣 | 多利亚人入侵的历史谜团 | 18 |
| 李隆国 | “非撰史,乃作传”解——兼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真实观 | 36 |
| 陈德正 |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 56 |
| 祝宏俊 | 柏拉图的节制思想 | 92 |
| 王大庆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与“利益”关系的讨论——兼与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比较 | 114 |
| 崔艳红 | 普罗柯比历史观述论——以《战记》为分析对象 | 139 |
| 晏绍祥 | 芬利与欧美学术界的雅典民主研究 | 151 |
| 桥川裕之 | 日本的拜占庭研究(徐家玲 葛晓鸾编译) | 182 |

教父学和教会史

- | | | |
|------------|--|-----|
| 王 涛 | 奥古斯丁《书信 10 [*] 》和《书信 24 [*] 》的个案研究 | 199 |
| 特奥多尔·E. 蒙森 | 圣奥古斯丁与基督教的进步观念:
《上帝之城》的背景(夏洞奇译) | 218 |

西方历史与文化

- | | | |
|-----|---------------------|-----|
| 陈 恒 | 维拉莫威兹与古典学术史研究 | 246 |
| 胡玉娟 | 罗马法中“平民会决议等同于法律”的由来 | |

2 西学研究(总第2辑)

考辨	273
宋立宏 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化:以不列颠为例	311
查尔斯·H. 哈斯金斯 中世纪大学生书信反映的 学生生活(李隆国译 张绪山校)	335
约翰内斯·迈耶尔 威斯特法伦与世俗化——于 2003 年对 1803 年进行的反思(谷裕译)	354
刘大明 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古代情怀探源	391
何顺果 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催化剂	404
王立新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 一个历史的考察	427
徐龙飞 托马斯·阿奎那之“存在”与 “本质”概念浅析	455
叶 闯 善意原则对语言解释的普适性问题	489
郭 方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	514
孟广林 卡雷尔的“反现代化”学说析论	549
希腊学和西学译文	
圣安东尼传(张昊译)	574

CONTENTS

Hellenic Studies

Yang Guangshe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Language	1
Wang Yixin	A Myth: the Invasion of Dorians	18
Li Longguo	<i>Oute gar historias graphomen, alla bious</i> —On Plutarch's Understanding of Truth in His <i>Parallel Lives</i>	36
Chen Dezheng	The Int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Western Classics by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56
Zhu Hongjun	Plato on Abstinence	92
Wang Daqing	Plato and Aristotle's Theor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Interes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i>Yilizhibian</i> of Confucianism	114
Cui Yanhong	On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Procopius	139
Yan Shaoxiang	Finley and Studies of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West	151
Hiroyuki Hashikaw	Byzantine Studies in Japan (Translated by Xu Jialing and Ge Xiaoluan)	182

Patrology and Church History

Wang Tao	Letter 10* and 24* of Augustine: a Case Study	199
Theodor E. Mommsen	St. Augustin and the Christian Idea of Progres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Xia Dongqi)	218
History and Culture of West	
Chen Heng Wilamowitz and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246
Hu Yajuan The Origin of <i>Plebiscitum</i> in Roman Civil Law	273
Song Lihong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Roman Empire: with Britain as the Sample	311
Charles H. Haskins The Life of Medieval Students as Illustrated by Their Letters (Translated by Li Longguo)	335
Johannes Meier Westfalia and Secularization (Translated by Gu Yu)	354
Liu Daming The Complex of Antiqu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391
He Shunguo Mercantilism—The Activator of Capitalism	404
Wang Lixin Liberalism and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of USA	427
Xu Longfei Thomas von Aquin's Understanding of Being and Essence	455
Ye Chuang The Universality of Principle of Charity	489
Guo Fang Immanuel Wallerstein's Modern World System	514
Meng Guanglin On Alexis Carrel's Anti-Modernism	549
Hellenic and Western Text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t. Athanasius: The Life of St. Antony (Translated by Zhang Hao)	574

希腊语演化史述略

杨广胜(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

一、近代以前希腊语的变迁

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是欧洲各种语言文字中最古老的一支,公元前 3000 年后已有文字,初为象形文字,后出现线形文字,最后发展成为拼音文字。

公元前 6000 年左右,在欧亚大陆中部的乌拉尔山脉和黑海之间,居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种族,后世称之为印欧人。当时他们已有高度文明,驯化了狗、羊、马、牛,学会了制陶、驾驭车辆,发明了十进制计算方法,也有自己特有的语言。他们是后来的印欧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庞大的印欧族内部发生分裂,各奔东西。有的向西到了新的家园——大西洋沿岸生活;有的向东寻找合适的居住地,一直游荡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印度安家;另外一支先在中欧地区辗转,后来流向东南,到达气候宜人的巴尔干南端定居下来。这些外来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同当地的土著居民融为一体,语言中增加了很多新的词汇和音素。但是,不论语言如何千变万化,仍有一个根作为共同的基础。近代许多著名语言学家在对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深入研究中发现,这些语言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词汇和相近的语法现象。例如,“父亲”一词,希腊文为“πατήρ”,拉丁文为“pater”,梵文为“pitar”。“母亲”一词在希腊语中为“μήτηρ”,在拉丁语中为“mater”,梵文为“matar”。动词的六个人称变化在印欧

语系的主要语言中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动词“拿来”一词的变化:

希腊语	梵语	拉丁语
φέρω	bharami	fero
φέρεις	bharasi	fers
φέρει	bharati	fert
φέρομεν	bharamas	ferimus
φέρετε	bharata	fertis
φέρουσι	bharanti	ferunt

印欧语系犹如一株大树,逐步长出很多大大小小的分支。它们是:希腊语族(爱奥尼亚方言、阿蒂卡方言、多利安方言、伊奥利亚方言和马其顿方言);新拉丁语族(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日耳曼语族(哥特语、德语、英语、瑞典语、挪威语、荷兰语等);凯尔特语族(古不列颠语、苏格兰语、爱尔兰语、威尔士语等);斯拉夫一波罗的海语族(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以及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等);古印度语族(梵语、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印地语等);东方语族(古吕底亚语、古赫梯语等);还有波斯语族、亚美尼亚语族及阿尔巴尼亚语族等……现在使用的欧洲各国语言中只有匈牙利语、芬兰语不属于印欧语系。

公元前3000年左右,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的文化就相当发达,开始出现文字。初期为象形文字,著名的菲斯托斯饼(Phaistos Disk)为重要代表。那是一个圆形陶饼,两面各有五圈图形,刻有小的鱼、人和铲子等,迄今尚未被释译。当时还流行线形文字A,也未破译。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50年的迈锡尼时代,流行线形文字B。1952年,线形文字B为希腊和英国专家破译,内容为记录日常生活开支的简单账目。

希腊的地理特点是:陆地上多山而少平原,海上岛屿星罗棋布,

交通十分不便,居民居住分散,来往较少。因此,逐步形成许许多多的方言土语。其中较大的方言有三支:爱奥尼亚语、多利尼亚语和伊奥利亚语。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个语族。各地居民可以相互沟通。荷马史诗就是用爱奥尼亚和伊奥利亚两种方言的混合体写成的。在遥远的古代各种方言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从荷马时期开始,希腊就存在语言问题。例如,斯巴达使用多利尼亚方言,雅典使用爱奥尼亚方言。“母亲”一词,雅典人称 μήτηρ,而斯巴达人叫 μάτηρ。在尚武的斯巴达,母亲送子参军时往往说:“Ἦτάν ἡ ἐπὶ τὰς.”(“回来时带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来。”)雅典人对这句话的说法是:“Ἡ τῆν ἡ ἐπὶ τῆς”。

从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750 年希腊语才逐渐有了自己的拼音字母,成为拼音文字。开始时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字母,后来借用腓尼基元音字母进行一定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元音字母,如 A、I、O 等。因此,一般都认为现行的希腊文字始于公元前 8 世纪。有了完整的拼音文字,使人易读、易记、易写,更便于交往。政治家、演说家、辩论家都热烈欢迎这一重大进步,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著名的雅典大演说家、哲学家伊苏格拉底(公元前 436—公元前 338 年)就认为拼音损害并减弱了人们的记忆力。看来,任何时候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阻力。

拼音文字形成以后,希腊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希腊时期。这一时期包括从公元前 8 世纪到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公元前 323 年)。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古雅典处于发展顶峰时期,成了希腊各城邦的盟主。希腊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诗歌、戏剧、演说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被称为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希腊语以雅典地区流行的阿蒂卡方言为基础,并吸取其他地区的新鲜词汇,形成全民族的共同语言。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希腊化时期,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希腊语的使用扩大到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等地区,成为当时有统一规范的国际性语言文字。

二、罗马帝国前期。公元前196年,罗马战胜马其顿而成为希腊的保护者。50年后索性把希腊变成罗马的一块属地。176年,罗马皇帝安东尼曾经访问雅典,还开设了雅典大学。大批罗马人纷纷到希腊参观神庙,欣赏其艺术珍藏。希腊从奥古斯都起就受到罗马皇帝的特别优待。希腊文化对罗马人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确实有许多罗马人埋怨说,罗马本身正在成为一个“希腊城邦”。处于“俘虏”地位的希腊正在把它的征服者变成“俘虏”。212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卡拉卡拉斯下诏称全帝国的自由公民为“罗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东部的希腊人总体被称为“罗米奥塞尼”。罗马皇帝尤里安(331—360年)曾想恢复古希腊的荣耀和旧的宗教信仰,但他在与波斯作战时阵亡而未能实现其想法。狄奥多西大帝于392年重申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称古希腊人的偶像崇拜为迷信活动,并且下令禁止,甚至取缔了历史悠久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查士丁尼大帝当政时期,于529年把非基督教的哲学大本营雅典大学关闭,希腊语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三、东罗马(即拜占庭)时期。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478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延续了罗马帝国的政策,以希腊传统和罗马传统的大融合为特点。在语言、文学和神学方面,希腊影响力是主要的;在法律、外交和军事传统方面,罗马习惯则占重要地位。两种传统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官方活动主要使用拉丁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使用希腊语。后来官方也逐渐使用希腊语。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当政时期,硬币上的用词开始使用希腊语,如 Εν Τοῦτῳ Νῦκα 。535—540年,查士丁尼一世修订法律条款时,一些新的条款使用了希腊语。马其顿皇帝瓦西里一世(812—886年)和他的儿子莱奥·索福斯六世(865—911年)在位时,完全用希腊语修订了法典,从而在国家机器中完全使用希腊语。这是希腊人在中世纪制订的一部最大、最完整的法典,它在近代影响到整个欧洲。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后,希腊人的利益同拜占庭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世界来说是一种胜利,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损失。因为,希腊语成了朝廷的正式语言,希腊文化成为拜占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法学家马尔科斯·法维阿斯·库伊迪里亚诺斯(Μάρκος Φαβιάς Κουιντιλιάνος)说过:“教育需从学习希腊语开始。”但在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的都城靠损害雅典而成长起来,君士坦丁堡取代了雅典而成为希腊人的文化生活中心,希腊越来越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雅典的优越地位受到损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遇。希腊语言文化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来自萨洛尼卡的兄弟俩基耳罗斯(Κύριλλος)和迈索迪奥斯(Μεθόδιος)于864年被派驻摩拉维亚传教。他们在三年的时间内,借鉴希腊语字母把圣经翻译为斯拉夫文,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为后来的斯拉夫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也相互影响、互相学习。远在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文化就被带到中东地区,同当地文化交融。9世纪,阿拉伯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获得很大发展。在叙利亚的埃得萨、哈拉、安提阿;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生物学家盖伦、天文学家托勒密、药物学家狄奥斯库里迪斯以及其他著名学者的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文中哲学一词为 falasafah,实际上就是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的音译。阿拉伯语对希腊语也有一定影响,希腊民间乐器鲁特琴的名称“το λαούτο”就是来自阿拉伯语“al-lut”的音译。另外,在中世纪,希腊语同法兰克语(法语)、威尼斯语(意大利语)之间都互有影响。

四、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占领,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成为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奥斯曼苏丹向各地区派驻军政长官帕夏进行严酷的统治。为了强化对异族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家奴军——贾尼塞里。士兵从信奉基督教

家庭中招募。这些士兵招募时还是些六七岁的儿童;他们过着集体军事生活,成为忠实的穆斯林;服役期间不许结婚,以兵营为家,认苏丹为父,终身以家奴身份成为统治者的亲信心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虽然对希腊人实行严格控制,但仍允许东正教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的一些上层人士逐渐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如征收赋税等。从奥斯曼帝国 1456 年占领雅典到 1833 年最后一批土耳其驻军从雅典卫城撤离,大约 400 年间希腊语的发展并未中断。东正教会在各地兴办了许多秘密学校,向儿童讲授希腊语,培养民族意识。在希腊各地还出版了希腊语字典和语法书,各地的民间文学、民歌、诗歌获得较大发展。希腊语的精华部分在民歌中被保存了下来。

希腊语同土耳其语的直接接触开始于 11 世纪。土耳其语中吸取了许多希腊词汇。如,“宫廷”一词,希腊语为“αυλή”,土耳其语为“avli 和 avlu”;“教堂”一词,希腊语为“εκκλησία”,土耳其语为“kilisa 和 kikise”;“油灯”一词,希腊语为“λυχνάρι”,土耳其语为“ilikmen 和 ilkmen”;“樱桃”一词,希腊语为“κεράσι”,土耳其语为“chiras”。土耳其语对希腊语也有影响,一些希腊词汇的词根来自土耳其语。如,κεφτέδες(丸子),εργένης(光棍、单身汉),ρουσφέτι(贿赂),τεμπέλης(懒汉)等词汇的词根都来自土耳其语。直到 20 世纪,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分歧,但它们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

二、希腊近代历史上的语言之争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开始为希腊语的复兴而斗争。1476 年,著名启蒙活动家康斯坦丁·鲁卡雷斯撰写的“拜占庭”希腊语法在米兰出版。1498 年,来自克里特岛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威尼斯开办了一所希腊语印刷厂,出版了《希腊语字典》、《希腊语大词源》以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诗人品达、田园诗人塞奥克托斯的作品,从威尼斯开始了一场席卷全欧的崇尚希腊

文化运动。

从18世纪开始,希腊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受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掀起一场激发民族独立意识的启蒙运动。他们出版了大量书刊,不断加强舆论宣传,揭露希腊民族和巴尔干其他民族被奴役的苦难生活,号召他们起来为争取民族自决、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在民族启蒙运动中,民族语言的使用问题不可避免,于是逐渐产生了坚持民间口语还是坚持古希腊语的争论,18世纪中叶爆发了关于语言问题的激烈论战。从现代希腊国家建立之前一直到建国后很长时间,这场论战整整持续了二百年之久,成为希腊文学、教育以及整个学术文化发展的一大桎梏。

主张使用民间口语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伊奥尼亚海七岛。许多学者发表专著和论文,指出语言有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清晰明白的民间语代表了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需要。特别是克里特岛的诗歌和民间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人,语言自然、清晰、流畅,词汇丰富多彩,辅音元音相互交错,发音悦耳,有韵律感,朗朗上口。民间语倡导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米特里奥斯·卡塔尔吉斯(Δημήτριος Καταρτζής)。卡塔尔吉斯于1730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曾任首席大法官和法律教授,精通希腊语、法语和阿拉伯语。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和民族独立运动倡导者。他写下很多有关法律和文学的著作,认为书面语言应与口语一致。他倡导未来的希腊国语应该是活的民间语言,主张在一切社会活动和法律事务中都要使用大家都能懂的口语。但是总的说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保守势力十分强大,民间语受歧视。著名的语言学家尼科拉奥斯·索菲亚诺斯(Νικόλαος Σοφιανός)写了一部《希腊民间语语法》,不受重视,长期不能出版。坚持反对使用民间口语的学者多是权威人士。生于克基拉岛的学者埃弗盖尼奥斯·沃尔加雷斯(Ευγένιος Βουλγαρης,1716—1809年)首先起来反对使用白话文。他说,日常语言不可能精确地表达哲学中深邃的思想。只有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学家的语言才有可能承担这一任务。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斯太法

诺斯·科米塔斯(Στέφανος Κομνητάς, 约 1770—1830 年)坚持所有科学书刊,包括语法书都应该使用古希腊文。他攻击民间语“粗野、庸俗、无规律可循”。但他建议在学校用的教科书中可以采用民间语。崇尚古文的代表人物是拉勃洛斯·弗蒂亚迪斯(Λάμπρος Φωτιάδης)。他于 1752 年生在希腊西北部的约安尼纳,1776 年担任布加勒斯特学院院长,是一位研究古典著作,特别是荷马史诗的权威。他曾写信给卡塔尔吉斯,猛烈攻击民间语,甚至主张把荷马用过的语言作为国语。

围绕语言问题的论争愈演愈烈。个别学者甚至怀着个人成见和敌意对论敌进行人身攻击。一生坚持使用民间语的卡塔尔吉斯在死后还被称为“神经错乱者”。当时旅居巴黎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著名希腊思想家阿达马迪奥斯·科拉伊斯医生(Αδαμάντιος Κοραής, 1748—1833 年)决定亲自出面干预这场语言问题大论战。他的主要论点是:应该把希腊母语作为国语;在各个生活领域都要用希腊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不可能恢复古典时期的希腊语,如果坚持那样做,一定会给民族带来灾难;他主张通过更加合理的方法教授古希腊语,目的不是把它作为交流手段,而是作为研究古典文献的工具。不能对民间语中无规范、无句法和使用“野蛮”、“粗俗”的词汇听之任之,而要加以修正。清除外来语汇和无教养者使用的表达方式。民间语要符合语法规律,并且要从传统的古希腊语中吸取生动、活泼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科拉伊斯于 1804 年给他的一位出版商朋友亚力山德洛斯·瓦西里奥斯(Αλεξανδρος Βασιλειος)的一封信中承认他在语言问题是“永远坚持走中间路线”。

科拉伊斯的论点在希腊学术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不仅受到坚持民间语的学者的批评,而且遭到保守派中顽固主张复古的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保守派分成科拉伊斯派和反科拉伊斯派。两派分别出版自己的报纸 Λόγιος Ερμής 和 Καλλόπη。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来自伊庇鲁斯的奈奥菲托斯·杜卡斯(Νεόφυτος Δούκας)和雅典人帕纳约蒂斯·科德里卡斯(Παναγιώτης Κοδρικάς, 1762—1827 年)。科

德里卡斯于1818年在巴黎发表文章,不仅批驳了科拉伊斯关于语言问题的论点,而且全盘否定了这位思想家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和贡献。两派之间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甚至展开人身攻击。科德里卡斯辱骂科拉伊斯及其支持者为“奴颜媚骨分子”。他鼓吹回到拜占庭时代,使用阿蒂卡方言和拼写方法。他的空想主义思想实际上等于让河水倒流。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他还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把一些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著作翻译成奇特的拜占庭时代的阿蒂卡方言,但一切归于徒劳,与他的愿望相反,广大读者都看不懂,因而根本接受不了他的作品。科拉伊斯及其支持者乘势发起反击,反讥科德里卡斯为“雅典的土耳其人”。直到1827年科德里卡斯逝世,这场论战才告一段落。

科拉伊斯梦想通过语言文化的复兴最后达到民族的复兴。但他的干预并没有解决语言问题。他的语言观是把古希腊语同民间语捏合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混合体。既要摆脱“语言卫士”们顽固坚持的古语的束缚;又要清除生动活泼的民间语中的外来语、方言土语。他集合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狂热支持者,开始一场新的冒险:“净化”语言、改造和创立新的语汇,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名之曰“卡萨勒乌沙”(希腊文为 καθαρεύουσα,意为“净化了的语言”)。“卡萨勒乌沙”的语法基本沿用古希腊语的语法结构,大量使用晦涩难懂的古词,还人为地创造了一批不伦不类的新词。例如,σπίτι(房子)变为 οσπίτιον; ψάρι(鱼)改为 οψάριον; κάλτσα(袜子)改做 ποδίον; πανταλόν(裤子)改成 περισκελís; σάβρακο(内裤)改用 σκελέα; ωραίος(漂亮、美丽)被改为 καλλιμορφος; καλόφωνος(好嗓子的)变做 καλλικέλαδος; δαμάσκηνο(李子)变成 κοκκύμηλον; γελέκο(背心)被改做 καλόβιον 等等。

科拉伊斯及其支持者进行的语言净化引起极大混乱,对语言起了破坏作用。因为无论哪国语言,都根植于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口语中,它像行云流水一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随意创造。他们宣称,民间语是“粗野”之人使用的“粗俗”语言,实际上是以“净化”为名,全然否定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这种“净化”给反对使用

民间语学者们提供了借口。“卡萨勒乌沙”同人民语的斗争整整持续了150年。在此期间,人民语一直被排除在国家公务活动和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

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1822年新独立的希腊国旗在雅典卫城上冉冉升起。雅典当时仅仅是一个只有1万人的村镇。1834年9月,雅典被定为新独立的希腊首都。1833年5月,最后一批土耳其人从雅典撤离。希腊独立后,围绕语言问题的斗争中心转移到了雅典。1835年在雅典出版了斯卡耳拉托斯·拜占迪奥斯(Σκαρλάτος Βυζάντιος, 1798—1878年)写的《希腊方言辞典》。这位顽固坚持复古的学者在序言中建议“回到阿蒂卡方言和公元前4世纪雅典雄辩家狄摩西尼(Δημοσθένης)所使用的语言”。

19世纪的希腊文学作品大都描写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其中不乏有用民间语写成的优秀作品,包括不少人物传记。但是语言问题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卡萨勒乌沙”同人民语之间及“卡萨勒乌沙”内部都存在着激烈的斗争。1888年,旅居巴黎的作家、语言学家亚尼斯·普西哈里斯(Γιάννης Ψυχάρης)发表了一篇描写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的文章。文章用典型的白话文写成,不料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语言问题大战。批判文章像雪片一样飞来,不少是诬蔑、攻击性的。甚至说他“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普西哈里斯一石激起千层浪,要求使用民间语已经成为永久性的时事新闻。普西哈里斯一时成了推行民间语的带头人。他用富有表现力的白话出版了大量论文和著作。他的一些观点虽较偏激,使用的民间语言也有些极端化,但是他对民间语发展的贡献是突出的,因而成为享有盛誉的民族启蒙教育家。甚至坚持“卡萨勒乌沙”的学者西门斯·迈纳尔道斯(Σίμος Μενάρδος)也承认,“就像在一切社会问题上存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一样,普西哈里斯关于使用民间语的思想是不可磨灭的。”

20世纪初,围绕语言问题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语言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从“文斗”变成了“武斗”。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